

译文世界史丛书

PETER THE GREAT

彼得大帝

〔英〕斯蒂芬·李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国防大学 2 075 7489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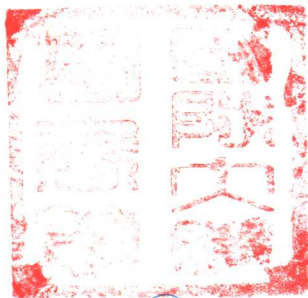
译文世界史丛书

PETER THE GREAT

彼得大帝

[英] 斯蒂芬·李著

吴丽玫译 汪绍麟校



上海译文出版社

历史：与人类记忆相衔接

——“译文世界史丛书”总序

顾晓鸣

我在1989年左右主持翻译过一套“社会科学概念丛书”，十几万字一本，近20种。聚焦于人类社会和当今世事最关键却又最众说纷纭的概念，如《民主》、《自由》、《财产》、《种族和族类》、《科僚制》等，对世界上的研究成果作要言不繁的综述，貌似通俗，但理论含量达到专著水平，前沿信息超过正规大学的教科书。普通上班族和大学生读来，分析能力骤然提高。究其原因，知这套丛书系英国开放大学专为开放教育和终身教育编辑。如今见到这套“译文世界史丛书”，顿有老友重逢之感，同样出自英国大学之手的这套书，不足十万字一本，聚焦于人类历史上一个个“最关键的人物、事件、制度”，娓娓道来，讲故事似地一以贯之。细心揣摩，发觉小书一本，五脏俱全；术语有原文匹配，定义阐释得当，史料专门排出，表图一目了然，加上参考书目，添列其后。这架式无疑又是一

种“开放大学”读本，融修身怡情和研读学习于一体，是英国人及其学者人文精神和科学态度之绝妙显示。读这类书，方知“现代化”社会不媚俗不媚雅的“大众读物”该是何种模样。

英国作为资本主义革命的先驱和工业革命的发源地，有着广泛而坚实的工人阶级基础。因此，普通上班族的业余学习和全民的开放性大学教育尤其发达（正在实施全国统一联网，向全民开放远程教育）。就如原为士绅专利的“爵士”称号已授予平民一样，精英的知识正切实地采取独创而有效的方式，“授”予普通劳动者。

一本小书，其中包含的“阅读的革命”，我们不要小觑了！

“译文世界史丛书”的选题结构和文体都是非常独到的，她对于历史阅读和写作的意义更是值得关注。

20世纪末已露历史热的迹象：包括《角斗士》、《伊丽莎白》、《雍正皇帝》、《太平天国》在内的红极一时的历史人物和事件的影视和文学作品，以及诸如《还珠格格》那种恋昔的“传记”和“回忆录”借历史人物场景演现代戏的收视率创新高的通俗作品，更不必说大量怀旧的读物充斥书市……历史事实上正成为全世界著作界和读书界的最爱。

被中学教学和教条式的历史著作坏了心情和阅读欲的广大读者，在另一种历史书籍中发现了历史的价值和魅力。

但是，那些滥情甚至滥写的“历史文艺”和某些同样

滥情甚至滥写的“历史自述”，有可能使“历史热”面目全非，因为我们跑遍全市书店竟找不到一本正经八百叙述“长征”之类本国历史重大事件的著作。真正雅俗共赏的严肃历史读物在此间已寥若晨星。

如今，在你的面前，“译文世界史丛书”推出了一种如罗兰·巴特所说的既可读又可写的历史读物。可读，有一定文化程度的读者都可以无障碍地读下来，津津有味。可写，有历史研究兴趣的读者在其中品味晚近研究成果，可以在其基础上作延伸的思考和探索。

这是“译文世界史丛书”传递给我们的新世纪的信息：作为阅读主体和世界主人的普通读者，正经历教育、学习和阅读的革命，步入大学和研究院的殿堂。后现代社会也罢，知识经济时代也罢，网络时代也罢，其重要的标志是作者和读者，知识的创作者和知识的接受者之界限打破，作者和读者平起平坐，相得益彰。因此，这类面向普通人的、深入浅出的“准学术”读物，将会大量出现，它们合乎全民大学习，个人终身教育的大趋势，也合乎专门博览各科的通才培养和素质教育的大环境。我之所以把“社会科学概念丛书”与“译文世界史丛书”相提并论，一方面在于它俩都出自英国学者之手，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祈盼国内有更多的出版社从方方面面问题，形形色色学科入手来做这样的提高普通劳动者文化水准的学术工作，而不要让“热门”和“炒作”乱了自己方寸，倒了百姓胃口；不要使“书市”“书城”太有书摊味和小报相。当然，曲“高”和寡的学术著作也要通过这类著作的编撰，与广

大人民群众见面。这是一种更为深刻的现代学术民主和大家风范。

这套书毕竟是历史读物,然而它还不仅仅是与诸多学科并列的一科。恩格斯说过,他只知道一门科学,这就是历史科学。历史是人的存在的见证,是人的经验结晶,是一切科学由此发生发展的最大的“孵化器”。别的不说,如今订规划,做管理,都讲究 Vision。这个词台湾学者译为“愿景”,已在大陆通用,其实在史学中也为“异象”,即与众不同的眼界。这种 Vision 来自什么地方?当然,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概念和理论修养的人,可以借助理性的推导,产生对未来社会和市场的预见,但后现代科学的思路却告诉我们,真正另辟蹊径,出人不意的 Vision,只能产生于历史的库藏,就如今日新药的开发和新的药理发现,需要在以往的、古代的甚至原始的“单方”里寻找线索一样。

史学名家柯林沃德(1889—1943)有一段名言说:要认识自己,就要认识到自己能做什么;但人无法知道自己能做什么,除非曾经做过;因此,知道自己能做什么的唯一线索,就是别人已经做过的事。

历史是什么?是故事,过去的事,用文本告诉你的“别人曾经做过的事”。英文中的历史(history)和故事(story)也是同词根的,这种与可以无穷复制的信息相对应的,独一无二的历史故事,这种与统计和公式相对应的符合人文思路的叙述描写,这种与逻辑和推理相对应的活生生的事件,是血与汗的经验,是知识的本真。

在这种态势中,这套“译文世界史丛书”切切实实地为我们提供了世界史,主要偏重于欧洲史的详尽知识材料:历史人物如亚历山大大帝、路易十四、彼得大帝等,无不与其相关的思潮、政制、事件、时代,联系交融相互发明;而历史事件,则取不同层面不同角度的视野,具体而界限分明,如宪章运动等等;取宏论精如“雅典民主制”等;追根寻源如“一次大战起源”等;还有跨度更大的题目,如复辟期的英国、“冷战”,甚至某一朝代的穷人问题之类。通过这种立体的交汇,犹如多重的神奇灯光使史学之神克利奥现出真相。具体一本书的不足或偏颇,通过这种相互匹配,得到弥补。

在内部结构方面,这套书根据不同题目,多样而统一,并吸收了近半个世纪以来史学史和历史书写的成果,以叙述体为主,辅之以各种有利于展示历史面貌的不同文体和表达手段。以《雅典的民主》为例,这本书对作为西方民主制的渊源之一的古希腊民主,按时间顺序作详尽的历史论述。由此,抽象变为具体,读者对人云亦云失之泛泛而谈的“民主制”的印象和理解,变得具体而强烈,知道了梭伦等一系列重要历史人物及其事迹,了解了阿瑞奥帕戈斯会议等一系列重要组织,弄清了“公民权”等一系列重要概念,懂得了“陶片流放制度”等一系列重要制度,掌握了“将军”、“行政官员”、“屯垦区和殖民地”等一系列具有特定涵义的历史名词。书中的各种地图,雅典四大财产等级的简略适当的列表,某一时期地方编制的详尽个案,以及雅典大事年表和包括古代文献在内的

丰富的参考书目,使这样一本篇幅不大的著作蕴含丰富而扎实的史学内容。专业的和非专业的普通读者在阅读和使用时,一定兴味浓浓,益处多多。中国史以前也出过“历史小丛书”之类,但失之于将“普及”理解为“简单”,如能受此启发,推陈出新,编出有中国特色的、包含更多非西方国家内容的新的“历史小丛书”,定能别开一番生面。

正是这样的历史故事,抵御了世界的一级化、社会的单一化、人生的平面化、文化的霸道化。过度的理性和智商、定律和规则,是世界单调之渊薮。后现代对现代的抗拒,其中一条,就是冲破“逻各斯”的霸权,在人类无限丰富的历史中,在各民族的文化中寻找知识和道德的源泉。所谓“后卫风格”(“前卫”、“先锋派”的对应词),就是与“现代”和“传统”保持等距离。我们可以简单概括为:人的全面知识 = 科学知识 + 历史知识。历史是栩栩如生的,本丛书所选的各书都证明了这一点,这种直观的直觉的经验性又是图像化时代的最瑰丽的图像,在新的世纪,将有无数的人物和故事进入影视、绘画、音乐、文学和历史胜地、主题公园、家庭装潢和收藏,成为今日每一个人的生活和存在的一部分。历史故事亲证和亲历的案例性,又将使之进入法律、经济、金融、管理等实践领域,成为印证理论,寻找契机的创意库;最激进的未来学家已经预言人类社会正从第四种形态即“信息社会”进入第五种形态——梦想和故事的社会,21世纪人类的家园,包括饭店、百货公司、街区都将“故事化”,而历史凝聚着我们

父辈和邻人劳作和奋斗的一切,是我们眼下生活着的世界的“故事”源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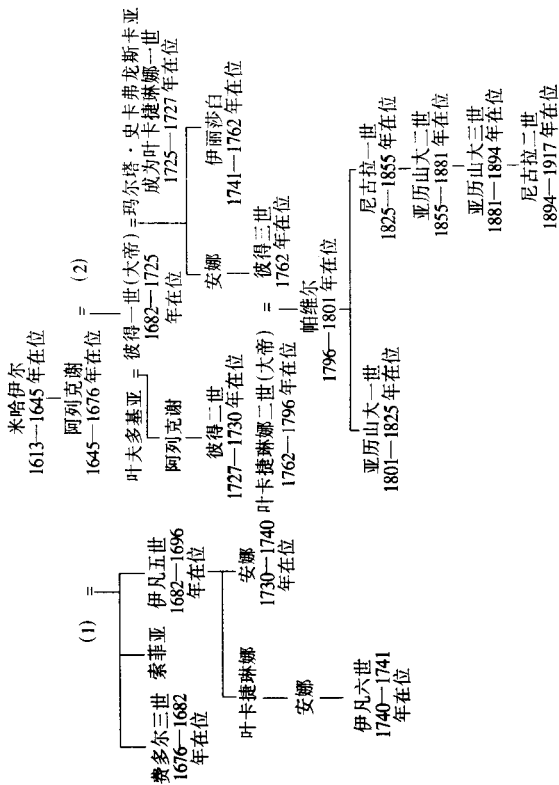
用历史和故事来阐述哲理,解析法律,驾驭经济、管理,推进改革……一句话,来影响和促进全社会和每个人的生活和福祉,将成为新世纪的著述盛况。

历史和故事溢出书本,流布世间,凝为建筑和公园、街市和家居,将成为今日文化的最大景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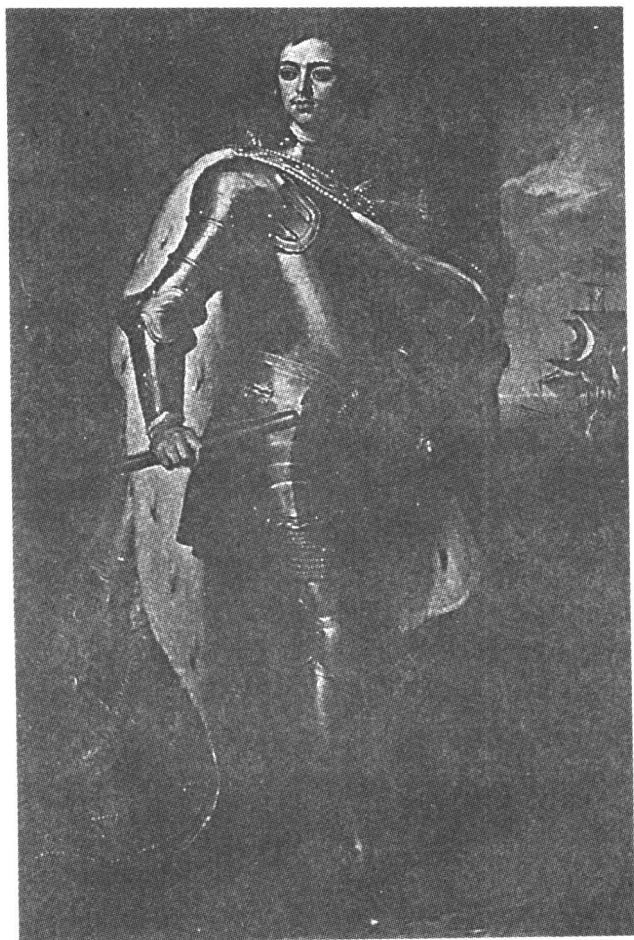
所以,一个雄辩得无需强词夺理的结论:一切渴望生命和生活的多样化和丰富性的人们,一切企盼事业和人生的创造性和成功的人们,都应该热爱历史。

用什么方式把历史的片断镶接起来,重现人类的记忆,使之衔接成为具有人类智慧的个体智者?

这是一种纵向的互联网,这也是历史在互联网时代的历史命运。



图一 罗曼诺夫家族系谱(1613—1917 年)



图二 内勒的彼得大帝像

绘于 1698 年。1992 年经过女王陛下位于伦敦的
肯辛顿宫授权,翻印自皇家收藏品。



图三 费索恩雕刻的彼得大帝
完成于 1698 年,现收藏于伦敦大英博物馆。



图四 18 世纪前期俄罗斯学校的彼得画像
现收藏于阿姆斯特丹的荷兰国家博物馆。



图五 彼得大帝青铜半身像

由卡洛·拉斯特列利于 1723 年所制,收藏于圣彼得堡的
爱尔米塔什博物馆。



图六 穆尔所绘的彼得大帝画像
完成于 1717 年。(承蒙曼塞尔收藏馆允许使用)



图七 彼得的蜡像

1725 年继卡洛·拉斯特列利的半身像后出品,现收藏于
圣彼得堡的艾尔米塔什博物馆。



图八 名画《彼得建立圣彼得堡》

A·V·科策布的凹板印刷。(承蒙曼塞尔收藏馆允许使用)